



XINGUSHI YANJIU WENJI

新故事研究文集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 编
陕西省新故事学会 编
商鹏蓉 余 强 主编



7.427

录

目录

新故事研究文集 商鹏蓉

- 新故事：要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故事线”
- 试论新故事与科幻小说的相同特征
- 试论“一休士”小说下的故事结构
- 论高陵新故事的语言特色
- 论新故事的四大特点及启示
- 论新故事与民间文学
- 故事反省
- 新故事创作六大忌讳
- 故事语言美谈
- 论新故事创作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
- 新故事创作
- 试论新故事创作“七忌”
- 同题的故事创作道路同异

132
新故事研究文集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

陕西省新故事学会编

商鹏蓉 余强 主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洛南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1/32 4.25印张 9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ISBN 7-80549-012-0/G·4

统一书号: 7469·4 定价: 0.90元

目 录

漫议口头文学

- 读《新故事研究文集》有感……………李若冰 (1)

新故事创作要善于捕捉生活中的

- “故事核”……………杨春清 (7)

- 谈通俗文学与新故事……………周 兢 (15)

- 试论新故事与话本小说的相同特征……………商鹏蓉 (21)

- 试谈“一过性”制约下的故事结构……………彭仰林 (33)

- 论高陵新故事的语言特色……………杨宏志 (39)

- 论故事的模式感与扩张力……………吴川淮 (52)

- 论新故事与现代文明……………辛景生 (62)

- 故事反刍……………梁澄清 (72)

- 新故事创作特点探析……………王克文 (99)

- 故事语言美初探……………魏正乾 (108)

- 浅析故事创作的人民性与时代精神……………白随启 (115)

新故事的演讲

- 试谈陕西省几位故事员的演讲……………陈凯莉 (121)

- 周兢的故事创作道路简析……………王寅明 (126)
-

漫议口头文学

——读《新故事研究文集》有感

李若冰

我幸运地先看到这本《新故事研究文集》。

我窝着头一篇一篇读下去，越读越有兴味，越读越有所得。我是非常爱听故事的，是一个颇为忠实的听众。同时因为工作的缘故，也曾接触过不少故事作者，还时常出入城乡各具风格的故事会。那些象拉家常似的妙趣横生的故事，那些描绘得活灵活现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即使在离开故事会场之后，也让人忍俊不禁，念念不忘，余音缭绕。虽说，我那么热衷于故事，也亲身感受到故事的魅力，但对故事理论没有专门研究，所知甚少。而这本从各个不同方面探讨故事创作的书，却给了我不少营养，得到不少启迪，受益甚多。

我寻思，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民间口头文学，在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流传着种类繁多的神话，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真个是风韵各异，蔚为壮观，中华民族堪称为故事大国。可是，为什么唯有陕西的神话、传说和故事那么丰盛，那么多采？尤其是新故事的发展更其迅速，更其广泛，引人注目，而且被誉为“故事之乡”呢？我想，这应该是有

历史渊源的。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或详或简，或多或少，都不能不论述到民间文学演变的史实，以及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古至今，在中国文学整体发展历程中，民间口头文学始终是一支不可藐视的洪流，它在发展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美学价值，而且不断给中国文学宝库增添着绚丽的光彩。那么，号称人杰地灵的三秦高原，历来就是奴隶主和封建帝王垂涎的地方，从人文初祖黄帝到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都在这儿封地建陵建都，度过了人类漫长的生存竞争的历史，同时也传播下来无比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民间口头文学的发生和繁衍，连绵不息，经久不衰，日益发达。尤以隋唐传奇文的兴起，变文的唱白并用，唐人小说的盛行，以及此后宋话本的繁荣昌盛等等，使得口耳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更加蓬勃地发展了。由此看来，陕西从历史上就那么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厚的产生神话故事的土壤，和先天优越的条件。

那么可以说，称陕西是“故事之乡”是恰当的，有道理的。人们之所以这样称谓，不仅因为这儿潜藏着珍贵的民间文学宝库，还因为新的故事在三秦土壤上有了新的创造，新的崛起，新的发展。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故事，新的故事伴随着新的时代应运而生。这里，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新故事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根源，古今脉络，内容和形式，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无意和“反传统”论者争辩，只是想说明，在我们对新故事进行学术研讨的时候，不要忘却祖先。我们祖先遗留的瑰丽多采的民间文学产业，应该引起后代的尊重、珍视，应该继续开发、探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比较研究，以使

新故事创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以为，继承和借鉴是不可少的。新故事的产生难道不是和发扬民间口头文学优秀传统相联系的么，难道不是在借鉴和创造中发展的么！可喜的是，我们故事理论研究者已在关注和探讨这一课题，並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书中商鹏蓉《试论新故事与话本小说的相同特征》，就在传统话本和新故事比较研究上作了大胆的尝试，提出了一个尚有争议的还未被广泛承认的问题。我觉得，此文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论证颇有说服力。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可是，象这样从古今比较研究中进行学术探讨的文章，这几年不能说是很多的。而实际上，就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一课题，仍然可以作出许多文章来。

新故事有其历史的继承性，然而现实性却是它的特别显著的特色。没有疑问，新故事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从民间来又到民间去，经过故事作者的不断创造，在文苑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艺术品种。新故事所谓新，就在于它的内容新，直接面对当代现实生活，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具有不断更新的新的内容。作为口头文学的新故事，它的不可代替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以简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形式，或是拉家常式的，或是表演式的，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演变，新故事的讲演形式还会继续变，变得更生活化、现实化，变得更能为人民群众所喜欢接受。新故事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脉脉相连。我在参加一些故事会之后，时常闪现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把流传在民间的许许多多新故事串起来，将会出现一种

令人惊叹的情景，那不是一幅分外完整的当代生活的风情画么！民间口头文学直面人生，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生存和繁衍，这就是新故事创作的优势，是区别于其它艺术品种的独到的地方。因此，我赞赏书中一些文章，例如王克文《新故事创作特点探析》，梁澄清《故事反刍》，辛景生《论新故事与现代文明》，白随启《浅析新故事创作的人民性与时代精神》等等，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都充分肯定了新故事创作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时代精神，论述了新故事创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和作用。面对新时代城乡改革喜人的形势，人民日益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新故事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和样式上，都应该坚持亲近人民、亲近生活的优良特色，发扬反映现实生活和体现时代的优良风格。人民需要故事，故事需要人民。只要新故事始终面向人民，面向时代，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就必然会带来新鲜活泼的生机，具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

新故事作为口头文学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自然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多角度地从艺术上进行分析，多层次地探讨口头文学的美学价值，无疑会促进新故事创作健康地向前发展。书中杨著清的学术论文：《新故事创作要善于扑捉生活中的“故事核”》，在具体剖析新故事作品的基础上，对新故事的艺术情节和细节，进行了比较精采生动的论述。魏正乾《故事语言美初探》，吴川淮《论故事的模式感和扩张力》等，对新故事磁场上两个极的观察分析；对新故事应该注重语言的通俗美、节奏美、艺术美；对新故事要在题材、人物、手法上出新，而要避免为传奇而传奇，追求感官刺激等等的看法，我觉得都很有见解，观点也很新颖，对新

故事理论建设是十分有益的。读了这些论文得到启发，我想藉此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对新故事的人物塑造，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书中论者从新故事的思想性、现实性、人民性和时代精神上的论述，从情节、故事、语言、技巧上的艺术分析，都自然涉及到了人物在故事中的位置，然而缺少专论。我想，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学性，主要特征在于塑造各种各样人物，人物是故事的核心。我们在听许多故事时，感受到情节的吸引力，故事的迷惑力，真是出奇道巧，鲜活幽默，怎能不激起听众极大的兴趣，甚至引起哄堂大笑。但是，往往听过去也就过去了，容易淡忘。而让人容易记住的，往往是那些性格突出的人物，和围绕人物发生的故事。人类生活中有各色各式的人物，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性格存在着，活动着，演出了许多正剧、丑剧和悲喜剧。从古至今，那些能够流传于世的故事，都是以描绘人物见长的。文学的功力——口头文学的功力——新故事的功力，就在于反映和表现各种人物的性格冲突、心理衍变和遭受的不同的命运。这里，我是把新故事创作和其它文学创作拉在一起来谈的，因为我感到，尽管各种文学样式不同，各自有各自的艺术特性，然而在塑造人物这一点上具有相通的艺术追求，相通的艺术规律。

作为口头文学的新故事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它走的是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具有雅俗共赏的优势。但是，现在有些庸俗的、凶杀的、色情的和低级趣味的玩意充斥文化市场，以至某种糊涂的舆论竟把通俗和庸俗混淆，把新故事和低级下流混淆，这不仅是颠倒是非，而且是难以容忍的。书中周兢的文章，就当前出现的这一舆论混乱发出质疑，据理

论证,澄清是非,我以为是很必要的。我想,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争鸣和探讨,对新故事理论建设有重要意义。实质上,通俗和庸俗的差别,是口头文学美学鉴赏价值的问题。新时代的新故事,在创作上应该有个高的要求,高的水平。新故事作者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提高自己的艺术情操。新故事给予人民大众的应该是一种真实、健康和新鲜、活泼的审美情趣。

我很高兴看到这本新故事理论研究文集的出版,它会对口头文学创作的发展带来营养,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作用。研讨新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建设当代口头文学的理论体系,不断提高新故事创作水平,是一项长期的下苦功夫的工作,希望理论研究者继续做出新的贡献。我这篇短文,只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粗浅的感受,自然有门外之嫌,且希谅解。

1986年“三八”节于雍村

新故事创作要善于

捕捉生活中的“故事核”

杨春清

戏要有“戏胆”，没有戏胆的戏，平淡无味，观众不叫好；相声讲究“笑核”，没有关键性的包袱抖出来令人捧腹大笑，就压不住场子。新故事创作，同此一理，它要有“故事核”。有“核”的故事，才能引人入胜，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易记、易讲、易传，才能经久不衰。

“故事核”是指十分“讨俏”的生活细节，奇特有趣，令人忍俊不禁。它好比是生物体（动物的或植物的）的活细胞。任何有生命的生物体最初都是活细胞经过有丝分裂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新故事的创作，有了“故事核”，才能在此根基上生发开去，构成完整的情节，创造出一个完满的故事来。所以，“故事核”是故事情节的关键所在。例如人所共知的新故事《如此恋爱》（萧金搜集整理，见《故事会》1979年第4期），说有一个男子，找对象只图漂亮。一天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位女售票员，非常漂亮，他挤过去买票，售票员微微点头一笑，很有礼貌地卖给他一张车票。这本来是正常的，可这位男子却想入非非，以为这位漂亮的售票员对他

有了意思，于是便急匆匆写了一张字条，捏在手里。过了一会儿，车子靠站，他乘售票员招呼乘客下车，偷偷地将纸条压在售票桌上，然后依依不舍地下了车。售票员卖罢车票，发现了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道：“我叫赵文莲，住在梧桐街柳叶巷22号，有空请来玩！”女售票员看了十分恼火，便把纸条儿一揉，顺手扔出车窗外。不料，纸团正巧打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脸上。女售票员见打着了人，十分歉意的一笑。这男子见车上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笑咪咪向他抛来一个纸团，急忙下车，拾起一看，顿时心里乐开了花。原来此君也是快三十岁还未找着对象的光棍汉，同那位赵文莲患的是一样的毛病，自然认为这是天赐良缘、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回到家中，赶紧给女售票员复了信。信自然寄给了赵文莲，而赵文莲接到信后，将写信人李新珠又错当成公共车上的女售票员，于是，书来信往，情意绵绵。后来两人约会在公园“春意亭”见面，双方一见，真相大白。

这则故事，几乎传遍全国，各地都有改动，有的地方流传是某某厂里的一个工人和另一厂的一个工人如此恋爱；有的地方流传是某城市的两个个体户小青年如此恋爱；在浙江流传时，又称为《两个麻子谈恋爱》等等。不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如何变异，如姓名改变，身份改变，职业改变，约会地点改变，双方“热恋”中馈赠礼物的改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即在公共车上男甲对漂亮的女售票员的误解，女售票员将纸条扔出车窗外正好打中与男甲患有同样毛病的男乙，在此前提下，甲与乙书信恋爱，互把对方当作了漂亮的女售票员，以至闹出大笑话来。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这个相同点，就是故事的“核”。这就是万变不离其

宗。

如果我们在听故事或阅读故事时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凡是受欢迎易记易传的新故事，都内涵着一个艺术生命力极强的“故事核”。例如陈希元同志搜集整理的新民间故事《奇妙的姻缘》（见《群众艺术》1981年5月号）讲的是在那黑白颠倒，有理无法讲，有冤无处伸的“史无前例”年代，有一个火柴厂的包装女工，人才出众，在婚事上受到了权势们的威逼，迫于无奈，她将自己的相片和征婚纸条儿装进一个火柴匣内，冒险求婚的故事。这张相片和征婚启事落在了一个未婚的高干子弟手中，二人经过一段交往考察，结成美满姻缘，因祸得福。这则故事的“故事核”就是姑娘的相片和征婚启事装进一个火柴匣里这个细节。任凭这个故事怎样变化，如何去繁衍，这个“核”是变不掉的。如果取掉了这个细节，那就无“奇妙”可言，不成其“奇妙的姻缘”了。再例如张功升、罗玉章同志创作的新故事《救命的邮票》（见《故事报》1985年第7期），说的是自负盈亏的爱华印刷厂，由于生产上不去，工厂只得关门停产，后来赵厂长巧计征询治厂门路，采纳了彩印制版女工贺兰的建议，使该厂扭亏为盈。这个故事“讨俏”的“故事核”，就是该厂的帐面上只剩下16元8角8分钱，工厂只好停产。赵厂长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到电台登广告通知工人回厂领工资。工人到齐后，每人只领得一个信封，内装一张8分钱的邮票。全厂职工211人，每人8分，正好是帐面上的16元8角8分。每个口袋里，还装有一封油印的信，意思是发动大家都给亲朋好友去封信，征询治厂门路。有一个名叫贺兰的青年女工，自学成才，接到姐姐寄来的这封油印信后，为印刷厂设计了一套精

制的水浒人物扑克牌，印刷厂靠这个救命产品扭亏为盈翻了身。这个故事，不论厂长和贺兰的矛盾怎样组织，扭亏为盈后2千元的设计奖金如何处理，关键性的每人发给8分钱邮票这个细节是不能变的。因为“救命的邮票”是这个故事的艺术生命细胞，是它的“故事核”。

新故事创作，为什么要抓住“故事核”，围绕“故事核”去编织故事情节，孕育出完整的故事作品来？这是从它的主要特征出发的。首先，因为故事是要讲的，群众是通过听（当然书面发表后也可以阅读）来接受的，它必然受到口头表达能力和听觉记忆能力的限制。群众听故事，不同于读小说，读小说，读到后头，读不懂了，还可以再翻回去反复几遍。听人讲故事，是一次“效应”。一遍过去，就要让人消化、理解、记住、传播。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中的“故事核”最容易听得入耳，记得牢靠。记住了“故事核”，也就掌握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就能用自己的语言向别人转述传播了。其次，群众听故事，爱听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了适应群众这种审美的需要，也必须围绕“故事核”去编织故事。有“核”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古人云：奇才能传，巧才成书。所谓“传奇”，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他的《李笠翁曲话》中有过一段解释：“‘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面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他在《闲情偶记》中又说：“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勿用传之。”可见传奇的人或事一定是新奇有趣的，能引起人们审美快感的，生活中的十分“讨俏”的细节本身就新奇有趣，别无仅有，不同凡响。故，抓住了这样的细节，就捕捉住了“故事核”。

“故事核”的作用，往往关系到全篇故事的基调和发 展趋势。实践证明，不少故事以它为活细胞去生发，都取得了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但是，生活中新奇有趣的“故事核”，不是都能加工生发成一篇完整的好故事的。例如《中国新闻》杂志上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湖南湘潭大学有一位38岁的职员，十几年前是一位美男子，和一位女性恋爱并结了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还生了一个胖儿子。后来，这位孩子的爸爸男性特征逐渐衰退，女性特征越来越显示出来。经医院检查发现，此人自身有男性和女性两套生殖系统，经过手术，将其男性生殖系统切除，把女性生殖系统疏通，使之完善，于是这位昔日的男子变成了女性，除智力、性格没有变化外，外貌、声音、爱好都变得与普通女子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不得不与自己的爱妻脱离了关系。38岁时和另一位男子结了婚，据说已两个月没来例假，是否怀孕，有待医生检查确定。不过，医生早已断定，她完全具备了女性生育能力。这条新闻，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而且颇有传奇色彩，新奇有趣，完全够得上一个“故事核”。人们或许可以用这个“核”编出一个悲离欢合、难分难舍的故事来，或者衍化出一段勇于自我牺牲、成全他人情爱的啼笑姻缘故事来。但是，这样的“故事核”，却不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感受。用这样的“故事核”加工成的故事，不可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愿望和利益，不可能触及人民所关切的重大问题，思想内容浅薄，无助于培养人们的健康情操，无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艺术修养。这种偶然事件尽管是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却缺乏典型意义，一旦进入文艺作品，就

成了荒诞不经的东西了。因此，我们对于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核”，必须认真加以筛选，选取那些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格调健康，能提炼出一个积极的主题思想的“故事核”，去进行加工改造，才不致于徒劳枉费。

生活中的“故事核”即使筛选出来可以加以利用，不等于就是一篇完满的好故事，正象一个活细胞不等于就是一个生物体那样，它必须经过有丝分裂，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成长为一个实体。生物的这个成长过程正好比我们选取到“故事核”后，从生活转化到艺术的加工过程。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但是，生活本身不等于艺术，艺术不能是生活的翻版。因此，我们必须对择取的素材进行认真的提炼，补充情节，设置悬念，在表现上尽可能做到最大的概括与集中，进而提高与改变素材原有的意义，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光辉。不论什么题材，经过改造，可能反映出深刻的思想，也可能只反映出平庸的思想。例如陈希元同志整理的新民间故事《山凤遇险记》（见《百花》1982年12月号），这个故事，早在六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传闻，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民女路宿一山民家中，谁知这一家是“黑人店”。这个女子发觉自己处境危险后，便要求和这家的姑娘同铺，半夜使了个调包计，把自己的衣服蒙在这家姑娘的被头上，结果凶手误杀了自己的亲妹妹，那位投宿的民女脱身而去。这个故事的调包之计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核”，如果按原来流传的故事记录下来，作品的思想内容很淡薄，民女这个人物，关键时便损人利己，形象不可爱，缺乏美学价值。希元同志拿到这个“故事核”之后，重新加以整理，来了个“脱胎换骨”，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变为八

十年代初，给这个投宿的民女起名山凤，并且是供销社一职工，因进城提货后，天色将晚，赶路回家，遇到了拦路行劫的“贼人”，她用计将“贼人”推入桥下，骑车而去。不料投宿时，又误入“贼人”之家，被狼狈回家的“贼人”知晓。真是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者这样一处理，使故事情节更加顺情合理，不但丰富了情节，而且使故事的悬念层层递进，愈悬愈念。故事发展到山凤晚上和这家的“哑女”同睡一床，见铺上只有一床薄棉被，冻得哑女瑟瑟发抖，便将自己的灰涤纶棉短大衣盖在哑女的被头上，致使“贼人”将其妹误为山凤而加以杀害。这样一加工，既保留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李僵桃代”这个“故事核”，又丰富了山凤这个人物形象，给这个故事注入了新鲜血液，赋予了新的生命。

上海有位故事作者吴伦同志，在一篇介绍他怎样搜集、加工故事素材的经验体会的文章中，就如何改造、加工生活中的“故事核”，使其衍化成一篇完满的新故事作品，概括了六个字：“移植、糅合、联想”。所谓“移植”，就是以—个素材为主，把其他素材嫁接上去，注意提炼，注入新的思想内容；所谓“糅合”，就是从几个素材中找出他们的共性，拼成一篇完整的故事；所谓“联想”，就是以—个精采的故事情节为核心想象、扩展开去。吴伦同志创作的新故事《三百元的故事》、《听来的故事》、《月饼的秘密》、《蹩脚女婿》、《一见钟情》、《阿木林升官记》、《奇怪的失窃案》等（以上故事均发表在《故事会》上）大体上都是将生活中的“故事核”挖掘出来后，通过“移植、糅合、联想”的方法加工而成的。

著名的故事作者陈希元、吴伦、张功升诸同志，他们都懂得“故事核”与“故事性”以及“传奇”之间的关系，懂得“抓住听众”的“窍门”。因此，他们都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故事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故事来。这大概是他们搞故事创作的“独得之秘”。正如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所说：“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传而实不当传”（《闲情偶寄》卷三）。他们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故事核”的手段，实在是值得我们借鉴。